

英百沈 農經朱
編 主



庫文學小新
集 一 第

科會社 級年六

事故的國合聯

炎澤吳 者輯編

行發館書印務商

聯合國的故事

西歷一千九百三十一年九月十七的午夜，日本的關東軍突然向我國遼寧省的省會瀋陽進攻。一夜之間便把瀋陽佔領。

這時候，瀋陽城內有一位青年名叫何梅生，是當地一家報館的記者。當事變發生的那一夜，他的妻子正要生產。他聽到北大營方面砲聲隆隆，知道發生了大事，正要雇車前去採訪新聞，他的妻子拉着他的大衣道：

「我肚子痛得很，孩子快生出來了。你這一去，萬一時局起了變化，你趕不回來怎麼辦呢？」

何梅生道：「我們萬一失散了，你就帶着孩子往關裏逃去吧！」說着抽身要走。

妻在後面叫道：「你給孩子題個名字罷！」

何梅生一想，這孩子還沒有出世，就要遭刀兵之劫，受流浪之苦，真是像浮萍一般地不幸。便取名「何萍」吧！

何梅生給孩子題了名字，便忽忽上車採訪新聞去了。可憐這未出世的何萍，剛看見人間第一道陽光晒到他臉上，他的母親便不得不抱着他逃出城去。因為日本已經佔領



日本兵入城難民逃難

瀋陽，全城混亂，殺人如麻。何萍的母親因爲疼愛何萍的緣故，便跟着大批的難民向關裏去了。

何梅生自從失去了妻子，便加入了游擊隊跟敵人抵抗。在東三省過了五個年頭，蘆溝橋事變發生，中國全面抗戰開始，他才回到祖國的懷抱裏。

當他從關外回到內地時，一路上看到許多被炸毀的高堂大廈，被炸死的牛羊鷄犬，難民們成羣結隊扶老攜幼的向內地去，有的哭喪着臉，有的因爲沒有東西吃而倒在路旁，有的因爲沒有衣服穿也沒有房子住而蹲在斷牆殘壁下凍得發抖。

「爲什麼要打仗呀！」何梅生看到這樣的痛苦情形，想起自己的妻跟尙未見過一面的兒子，不覺掉下淚來。

到了內地之後，他便開始找他的愛妻和愛子。託了許多朋友打聽，登了

許多廣告招尋，但始終沒有找到。

有人告訴他，說看見他的妻帶着孩子逃到歐洲去了，於是他又用新聞記者的身份，趕到歐洲。不料他剛剛趕到，歐洲又發生了戰事。非但沒有找到妻子，連回都回不來。被德國的希特拉關到集中營去了。

好容易在集中營裏住了四年，德國的首都柏林被東西夾攻，希特拉服毒自殺，戰事結束，交通逐漸恢復，他才被救了出來。可是除了知道我們同盟國勝利之外，什麼也不清楚了。因為集中營裏沒有報紙，所以放出之後，對於這幾年來的世界大勢一點也不知道。但是他並不灰心，他仍舊要找他的愛妻和愛子。

一天，何梅生從英法海峽乘渡輪到法國去，遇到一個美國婦女輔助隊的隊員。那隊員看見何梅生面帶愁容，傍在船欄，兀自出神，以爲他是流落

在外國的難民，遂即走上前去拍拍他的肩膀道：

「喂！朋友！你有什麼困難要我幫忙嗎？」

何梅生猛不防被她駭了一跳。及至回頭一看，原來是一個很漂亮的美國女兵。何梅生以為她是來檢查通行證的，便對她說道：「我是中國的新聞記者。」

那女兵道：「沒有關係！中國也是我們的盟友，而且是聯合國的會員國。你有什麼困難，祇管跟我說，我可以代你向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請求救濟。你需要衣服食品也可以，你需要回國的川資也可以。假使你不願意要錢，他們也有免費的船送你回去。你一定不信天下有這樣便宜的事。其實是千真萬確。無論在歐洲亞洲或者世界上那個角落，祇要直接或間接受到這次戰事禍害的，聯合國救濟總署都有援救的責任。而且被救濟者絕對不需付在

何代價。你儘管放心。」

何梅生聽了又好笑又感激。他伸出手去，向那女兵握了一下，表示感謝的意思。並且說：

「謝謝你！小姐！我不需要救濟，不過，假使你願意幫助我，我希望找到我的孩子。」

那女兵聽了，連連搖手道：

「不必不必！你不必去找。因為聯合國善後救濟工作，到處都在作。他們要是遇到你的孩子，看他沒有奶粉吃，沒有衣服穿，一定會好好的撫養他的。將來還有一分『國際兒童救濟基金』，拿那筆錢來撫育你的孩子，我相信比你自己撫養還要好。」

何梅生道：「唉！小姐你誤會了！我的愛子是日本進攻東三省那年生的，

現在已是十多歲的青年，用不到奶粉來喂他了！」

女兵道：「青年也可以。『國際兒童救濟基金』不單救濟兒童，也救濟青年，同時也保障有身孕的女人，喂奶的母親。比如她們要吃點魚肝油，聯合國救濟總署也會發給她們。」

何梅生道：「救濟總署那裏來這許多錢呢？」

「那都是各國政府和慈善機關或是大慈善家們捐的。」

「噢！我明白了！你說的聯合國，就是一個有很多很多錢的世界慈善機關總會，你說對不對？」

「你完全誤會了！」那個女兵哈哈大笑道：「這種救濟工作，不過是聯合國工作的一部份。聯合國有他的偉大任務，比救濟工作更重要，更有利的，它要實現世界的和平。辦理這個工作的機關名字叫安全理事會。」

「唔！安全理事會！安全！大家平平安安過日子，不再打仗，不再使許多老百姓被炸彈炸死，不再使許多父母找不到兒子，兒子找不到父母。」

「對了。」

「就像從前的國際聯盟。」

「差不多！」

「好極了！」

女兵看見何梅生一面說話一面在注意那邊走過來的一個法國青年，因問他道：「你在看什麼呀？」

何梅生道：「我在看這青年，想我的何萍也該有這樣高了！」

「和平？你想找和平？」

「是的！我想找何萍，你認識他嗎？」

「我知道，你要找和平必須到聯合國去打聽，一定可以打聽到。」

「真的嗎？那我上了岸馬上去日內瓦去。」

「日內瓦去幹嗎？」

「那裏不是有聯合國嗎？」

「不！那是從前的國際聯盟，現在已經解散了。現在的聯合國設在美國。你想去美國嗎？我將來必要回美國去的，我們一塊兒走好了！」

「那好極了！謝謝你，請你做個嚮導吧！」

「不過我在歐洲還有一點工作沒有做完，你能等我幾天嗎？」

「可以！當然可以！我等你一塊兒把工作做完，一同去美國。」

「那末你陪我先到西班牙好不好？」

「好吧！」

於是何梅生伴着那女兵，便在西班牙上了岸，搭車逕往他們的首都瑪德里。那女兵要去美國大使館找朋友，何梅生預備先找個旅館休息一下。兩人正在馬路上走着，忽然有人向女兵喊道：

「哈囉！瑪麗！你怎麼到這裏來了？」

那女兵瑪麗回頭一看，正是他要找的那個在大使館當祕書的朋友，兩人相見，熱烈的握着手，並且給何梅生介紹了一下。原來那人叫史密斯，是瑪麗故鄉的隣居。

史密斯看見瑪麗，心中非常高興，便把自己的汽車載着他們到一家大飯店裏去喝咖啡。他告訴瑪麗，幸虧早一天到瑪德里，要不然，他已跟大使一塊兒回華盛頓去了。

「大使要回國去嗎？」

「是的！」史密斯說：「你不知道嗎？有好幾國大使要回去呢！」

何梅生聽了大吃一驚道：「莫非又要打仗了嗎？」

史密斯笑道：「不是的！」

於是史密斯給何梅生解釋撤退大使的原因：原來聯合國大會第一屆常會開會的時候，因為西班牙政府的首領佛朗哥，幫助納粹的德國，所以議定了一條決議，請聯合國的全體會員國，把派在西班牙的大使或是比大使小一點的公使，一律召回，表示大家都跟他斷絕外交關係。現在聯合國的會員有五十七國，那時祇有五十二國。這五十二國之中，三個國家已將大使和公使召回，十九個國家本來沒有派大使或公使在西班牙，其餘三十個國家不單沒有大使公使在西班牙，而且多半是小國家，一向沒有跟西班牙有過外交關係，所以他們回國是遵守聯合國的決議，並不是準備和西班牙打仗。

的意思。不過給他一點懲戒罷了。

瑪麗聽了司密斯的話，伸了伸舌頭道：

「這樣說來，西班牙不把我們聯合國的人恨死了嗎？」

何梅生也道：「我們還是趕快離開這裏吧！」

司密斯也覺得很對，於是送他們回到法國，他們又從法國乘船，經過地中海，來到巴爾幹半島上的希臘國。

何梅生和瑪麗剛剛上岸，忽聽得一聲長嘯，各工廠屋頂上的汽笛都嗚嗚的大叫起來。街上的老百姓都紛紛逃避，商店都紛紛關門，車輛都向郊外開去。不多一會功夫，一個熙熙攘攘的商埠變成了一座冷清清的死城。再過一會，天空中蜻蜓似的一羣羣飛機隆隆地飛過去了。何梅生吃驚道：「這是空襲呀！咱們得找個地方躲躲才是。」

瑪麗却不信。她說自從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成立之後，一切國際爭端都可以由安全理事會來處理，怎麼還會打起仗來呢？也許他們在拍電影，假裝的吧！

可是事實上飛機在空中衝來衝去，發出可怕的聲音。何梅生因為在國內吃夠了空襲的苦頭，如今看見這情形，心中不免害怕，忙去找到了一個交通警察，問他這是爲了什麼？警察告訴他說：因爲游擊隊反對



飛機空襲人民外國人疏散情形

政府，常常派兵來攻打，所以政府勸人民疏散，以免遭受損失。

何梅生聽了回頭向瑪麗道：「這裏果真還有戰事呢！」

瑪麗紅着臉道：「我想這是希臘國的內政問題。聯合國是管不了的。因為聯合國的原則裏面有一條說：凡是一個國家的國內事件，我們是不能管的。」

何梅生道：「那麼聯合國爲什麼要去管西班牙的事呢？而且西班牙又不是聯合國的會員。」

瑪麗道：「在聯合國憲章上有這樣的規定。非會員國也要遵守國際和平。如像西班牙的首領弗朗哥那樣，要危害世界和平的行爲，聯合國是可以干涉的。」

那交通警察聽他們在談聯合國，便知道他二人一定不是希臘人。因指

着前面那座大樓向瑪麗道：「前面就是聯合國調查團的辦事處，你們往那裏去休息休息吧！」

何梅生抬頭一看，祇見前面不遠處有一座高大的洋樓，屋頂上飄着一面藍灰色的旗子，旗子的中央繪着一個白色的聯合國標記。

何梅生和瑪麗便向那大樓走去。走到門口，遇見一個希臘的老頭子手裏拿着一封信，正要進去。瞥見瑪麗和何梅生走近來，誤認爲他們



聯合國旗徽

是調查團團員，便誠懇地向他們鞠着躬道：

「小姐！先生！請你們救救希臘吧！希臘自從德國投降以後，一天不如一天了。物價一天天的飛漲，游擊隊到處攻打，北方許多隣國又常常欺侮我們希臘，我們希臘老百姓怎麼得了呢？」

瑪麗道：「你向我們這樣說，有什麼用呢？」

那老人道：當然！我不過是一個老百姓，向你二位隨便談談。我們政府另外有正式公事送到聯合國去伸訴。不過你們知道，聯合國能幫我們多少忙呀！爲了希臘，聯合國已討論過三次了，可是一次也沒有商量出個好辦法來。因爲安全理事會中的中美英法蘇五個常任理事，在開會時一定要意見一致。假使有一國不贊成，議案便通不過。這就叫做『否決權』。希臘問題就因爲五個常任理事國意見不一致，永遠解決不了。聽說最近阿根廷國提議要